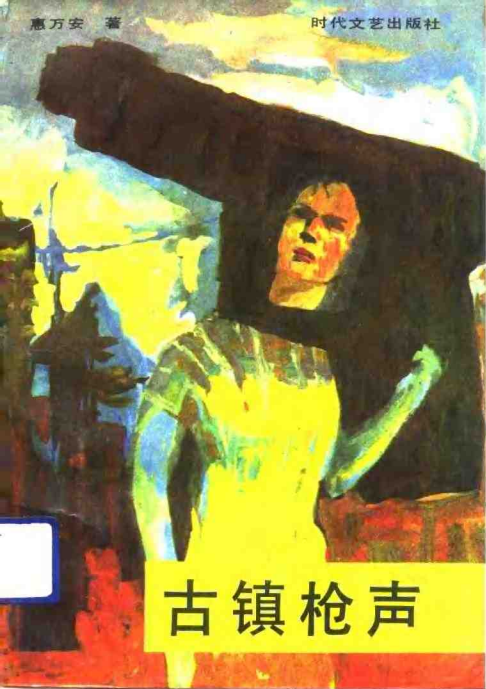


惠万安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古镇枪声

内 容 简 介

这部反映我党地下工作者战斗生活的长篇小说，描写了解放战争时期，活动在东北某县境内的一支地下武装，为配合人民解放军攻克四平战役，与国民党军队、特务等所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表现了敌占区人民群众在对敌斗争中的卓越才能和高贵品格。作品通过“夜闯独立营”，“薛人刀出马”，“计擒手足奸”、“七元节惊变”等惊险曲折的情节，着力刻画了杨茂同、薛同、春花、王半夜、万大虎、孙雅泽姐妹等不同人物的奇特经历与典型性格。小说故事生动、情节曲折、富有传奇特色，充满了强烈的关东生活情趣。

古 镇 枪 声

惠万安 著

*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梅河口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5印张 247,600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300册

ISBN 7-5387-0102-8

I·97 定价：2.95元



惠万安，1941年12月生于吉林省伊通县，1965年毕业于东北师大中文系。现任辽源市文联副主席、《关东文学》杂志社主编，中国作协吉林分会会员。著有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百余篇。

目 次

集市枪声	(1)
明争暗斗	(19)
夜闯独立营	(35)
逃脱虎口	(50)
里应外合	(66)
惊呆“王半夜”	(86)
“薛大刀”出马	(103)
上校的命令	(119)
井台遇险	(138)
人鬼之间	(155)
出其不意	(171)
寒夜魔影	(189)
凌云观脱险	(206)
血战北山口	(224)
计锄手足奸	(242)
上元节惊变	(263)
兵临河西村	(278)
针锋相对	(295)
母女客店	(312)
两情依依	(328)
痛苦的抉择	(344)

集 市 枪 声

一九四七年七月下旬的一天，正是古镇逢集的日子。

1. 突然，市场东侧传来一阵枪声，随后一片人喊马嘶，车笛鸣叫，沉重的脚步声跺得大地抖动起来。山民们惊恐地躲到街道两旁，让出了那条穿镇而过的“国道。”人们屏住呼吸，不约而同地向街东望去，不由惊得目瞪口呆。

在那搅起的一片烟尘下面，十几辆草绿色的摩托车俩俩为伍，汹汹而来，后边是一辆美式吉普车和几辆十轮大卡车，卡车后几十匹战马，马队后四路装备整齐的步兵，个个趾高气扬，精神抖擞，面带杀气。步枪、机枪、冲锋枪以及卡车后面拖着的两门大炮，在阳光下闪着一片寒光……那一顶顶晃动着钢盔，漆着“青天白日”徽章。原来这就是清剿队长刘子林吹嘘的正牌“国军”到了。

吉普车里坐着的年轻军官正是阎恺林，他是国民党四平守军司令陈明仁的亲信。此次身负陈明仁的重要使命，带领他的一营官兵，衣锦还乡。半路上却遭到两名民主联军侦察员的袭击，险些丢了性命。两名民主联军寡不敌众，中弹受伤被俘。阎恺林惊惧之余，面露得意之色。他要杀一儆百，给这古镇上的山民点颜色看看。队伍开进街心，骑兵队列中

为首的那个蒋军连长，清清喉咙，朝街道两旁的人们喊道：

“乡亲们！不要怕，是阎营长来了。你们听着，赶紧到山南树林前边，国军要杀共产党，阎营长还要训诫！——快走！快走！”

他叫喊过后，一挥手，骑兵队伍后边的步兵“哗”的一声端枪涌上来，将赶集的男女老少，一骨脑儿驱赶到古镇，南门外的孤山脚下。

蒋军的卡车拖着重武器随着骑兵队驶向驻地，步兵奉命来到孤山南坡，他们围成一个马蹄形，把老百姓隔在外面。两个被绑的人被押立在马蹄形的缺口处。人们这才看清，那是一老一少。年长的约四十来岁，紫脸膛，络腮胡子，二目炯炯闪光。年轻的不过十八九岁，面色苍白，象个书生，两个人挺胸昂首，怒视着蒋军官兵，毫无惧色。

吉普车“嘎”的一声停在马蹄形圈里了，车门开处，走下一个二十多岁、细高挑儿、脊背略弯的蒋军军官，他就是进驻古镇的独立营营长阎恺林。只见他扬了扬眉毛，瞪圆了小眼睛，咧开嘴岔子说道：

“乡亲们！共产党要完了，民主联军叫国军打得无影无踪。我这次回来，就是要保护乡亲们过太平日子，不让民主联军打过来，也不许土八路薛同扰乱地方治安。这两个八路的探子，刺探国军的军事情报，嘿嘿！落到了我的手里。我要让八路军和游击队明白明白，与国军作对，死路一条！谁同土八路明来暗往，这就是下场——执行！”

站在两个侦察员身后的几名蒋军士兵端枪瞄准了侦察员的后脑。

“老乡亲！别难过，民主联军就要打过来了，翻身解放

的日子就要到了！”

“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两名伤员拼命喊起来。

“啊！啊！啊！”

一声似魂的枪声打断了呼喊，两名侦察员顿时倒在血泊之中。

山坡上一片沉寂。

沟谷里一片静默。

阎恺林冷笑着钻进了吉普车，一挥手，蒋军士兵冲开默默无语的人群，向镇中驻地奔去。

当第一枪响过之后，谢昌宽便感觉到情况不妙，他牵着

2. 那匹红瞎马，战战兢兢离开古镇市场，沿着乡道朝河西村走来。不到一袋烟工夫，他又听到孤山山南传来几声枪声，吓得他心头一颤，慌忙吆喝着牲口，快步奔向村中。突然，“嗒嗒”一声，一辆吉普车擦身而过，红瞎马惊得一扬脖子，他赶紧抱住马脖子，往道旁闪了闪身，并向车中偷看了一眼。尽管飞车一掠而过，但却有两张熟悉的面孔使他又惊又喜。他认出那个三角眼的军官是自己的门婿阎恺林，他身后坐着的女子，正是他日夜惦念的女儿荣珍。啊，他们回来了，自己又能见到女儿了，这对年近半百的父亲来说，该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啊！他竟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待他擦去泪水再望时，吉普车已不见影了，留给他的是一团尘土和刺鼻的汽油味。他长出一口气，扯着马缰回大路，冒着灰尘向前奔去。

“我说，老兄弟！这女婿见了老泰山也不下车问安？”

他扭头一看，原来是邻居杨茂同。

“哦！是二哥呀。”他慌忙打招呼，脸上觉得火辣辣的。

杨茂同拍着他的肩膀跟了上来。这人四十二三岁，中等身材，长方脸，粗黑的眉毛，亮晶晶的眼睛，高鼻梁，厚嘴唇，脸上挂着憨厚的笑容。他胸前突起的腱子肉，把白土布汗褂撑得滚圆；下身是褪了色的黑单裤，青圆口布鞋，露着绽起青筋的黑红色脚背。身上披着半新不旧的白布衫，握着一把明晃晃的镰刀。

论年纪，谢昌宽比杨茂同大两岁；可是村邻们的习惯，年龄相仿的人都管杨茂同叫二哥。谢昌宽也习惯于这种称呼。他看了看杨茂同，苦笑着回答：

“兴许没认出我来。”

“我说大兄弟，车里坐着的可是两个女的，一个是荣珍，另一个咱不认识。她们穿得可真阔气！”

“哦。”

谢昌宽垂下眼皮，皱了皱眉，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杨茂同瞟他一眼，故意搭讪着。

“民主联军一顿大炮把他们从大地方轰出来了……”杨茂同忽然又把话顿住了，自己想了好一会儿，“哦！你那宝贝姑爷儿又高升了，当了古镇独立营营长，还要把刘子林的大队改编了，让青草驴子变成了遭殃军，叫国民党十一军八十八师独立营，实际上是一个团的兵力，阎恺林是少校营长啦。”

象没听见一样，谢昌宽一声不吭。杨茂同啧啧嘴，接下去说道：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这个老丈人爹要交洪运了。”

“二哥！你这是姐姐没在家——闲逗妹（闷）啊！他当他的官儿，我种我的地！”谢昌宽仍旧低着头，闷声闷气地说，“以后你少在我面前提他！我的闺女算铡了喂驴了，我没他那个姑爷儿。”

“哟！来气了，好了，不唠这些了——大兄弟，你上哪儿去了？”

“我到集上看看房木。”

“还想盖房子？这年头兵慌马乱的，你也不看看世道！”杨茂同一本正经地说，“算了，别求罗了，过个一年半载的，准能有房住。”

“嗯？”谢昌宽没明白杨茂同话中的含意，疑惑地望着他。

“现在跟你说不清楚，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杨茂同仰起头来向前看去。

谢昌宽更加迷惑了。他依然低着头，皱着眉。杨茂同也不吭声了。

两个人刚踏进村口，便听到一阵锵锵的锣声。二人同时怔住，知道是村长瘸阎王在集合乡民们开会，便习惯地向井台旁的老柳树下走去。那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三三两两地闲唠着，嬉笑着。

锣声响过，从村西头的大院套里走出两个人来，一瘸一拐，绕过门前的吉普车，朝井台奔来。前边这人，身材矮胖，上下一般粗，五十来岁，猪肚子脸，下宽上窄，腮边两块嘟嘟肉一走一颤。颧骨不高，眼窝却很深，眯细着眼睛暗无光彩，远望去，仿佛眉毛下嵌着两个黑枣核儿。头顶白草帽，身穿白洋布绸衫，没系纽扣，露出里边金红色的汗巾；青潮

阔的肥腿裤子，几乎盖住了青缎子软帮布鞋。手持一柄白绫凉扇。他身后跟着个三十八九岁的家伙，刀条脸，大眼睛，黄白面皮，薄薄的嘴唇裹不住两颗发亮的金牙。他也是穿了一身绸缎，戴一顶白草帽。前面的便是村长阎守义，外号癩阎王。后面是他的拜把子兄弟谢昌学，外号谢二拉。癩阎王因左腿长，右腿短而得名，谢二拉是因为走路扫连而得名。两个人独霸河西村多年，奸诈狡猾，阴险毒辣，村里人谁没吃过他们的苦头！两人恰如阎王小鬼一般。

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了柳树下，扫了大家一眼，便站到井台上去。因为井台较高，可以把人群里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癩阎王狠狠地摇动白绫扇，眯起眼来又把人们看了一遍，才故意咳嗽两声，慢条斯理地说：

“乡亲们！召集大家来，是商量一件事。国军进驻咱们古镇，明天一早出官车，去修道。有马的出马，有牛的出牛，毛驴也上套，赶出去。没牲口的，按嘴计算，每口人两捆秫秸，明天一早交齐，出官车时捎到街里营坊去！没有秫秸的出工，去装车修道。听明白没有？”

没人吭声。许多人低下头去。癩阎王看看谢二拉，脸色冷落下来。谢二拉跨前一步，朝人们喊道：

“都哑巴了？还是爹妈没给你们嘴？”

谢昌学拿眼扫一下癩阎王，眉毛拧成了两个疙瘩，悬在眯细的眼睛上。看得出，那目光里透着愤怒和疑虑。他又瞄了癩阎王和谢二拉一眼，动动嘴唇，想说什么，又把嘴闭上了，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这一切，站在他旁边的杨茂同看得一清二楚，不由得蹙了蹙眉。

井台上死一般沉静。不一会儿，有人开始挪动脚步，默

默走开。有人小声嘀咕，人群骚乱了。谢二拉看看瘸阎王，双手叉腰，扬着脖子喊叫起来：

“妈拉个巴子。连个屁都不放就走？”杨茂同狠狠地盯了瘸阎王一眼，从鼻孔里发出一声粗粗的“哼”字，一甩胳膊，迈步走开了。这如无声的命令，人们很快散去了。

井台上只剩下了瘸阎王和谢二拉。二人面面相觑，好半天也没说出一句话来。

3. 瘸阎王的房间宽敞讲究。粉刷的墙壁雪白耀眼，衬着蓝格纸裱糊的天棚，加上从玻璃窗射进来的阳光，使屋子里满室生辉。东墙壁上，醒目地挂着福寿图，两侧衬着柳体字联。下面，靠墙摆着一张棕黑色的檀木八仙桌，上面杂放着笔砚、账簿、算盘和庄农杂志、治家格言等道林线装册子。北墙壁上，在通往内室的门窗之间，挂着一张不知出自谁人手笔的春图，画面上是一个裸体东洋女人，歪倒在毯子上，弯臂翘指，口衔香烟，那两乳和隐部的线条外露，令人不敢正视。

此时，瘸阎王和他的儿子阎恺林正仰坐在八仙桌旁的安乐椅上交谈着。瘸阎王嘴叼一根水烟袋，不时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他瞋目皱眉，想着什么心事。阎恺林唇间叼着半截香烟，不时用眼角扫视父亲。父子二人好一会儿没说话了，脸上都罩着愁云；只是瘸阎王的忧虑重些，脸色也更灰暗。

“时局对咱们很不利呵！”阎恺林眨动着三角眼，吐了一口烟雾，懒洋洋地说下去，“哼！什么地、房子呀、粮食、钱……不要多考虑了。眼前最重要的是江山和印把子。共军一旦得手，你那一套全是泡影。趁穷小子们还没醒过腔来，

立即组织保安队，抵御共军吧。”

他老子拼命地吸了一口烟，又粗鲁地喷出来，一股浑浊的烟雾呛得这个年轻的蒋军军官不得不闭上一只眼睛；而另一只眼珠瞪得象蚕豆一般，死死地盯着癩阎王的秃头顶。癩阎王颓丧地缩着脖子，右手捏着水烟袋，左手无力地搔着头皮。儿子的话象连发炮弹，一句句打中他的心。他感到胸口闷痛，透不过气来。

“我这次调到古镇来，主要任务是挡住共军的进军之路，为长春、四平、沈阳等地国军的冬季反击造成有利攻势。顺便督促刘子林大队抓紧兴建一五一火药厂，保障军需供应。不过，现有古镇的兵力……虽然饷数一团，实则空额三成。爹，你要想尽办法，抓他个二三百人，我向上报他一个师，也弄个师长当当！到那时，你老人家看着不高兴？”

癩阎王歪过头来看看儿子，嘴角闪过一丝苦笑后，接着嘿嘿地狂笑起来。

“高兴！高兴！到那时候，躺着的地、站着的房、粮食、骡马还不都是我的。妈巴子河西村，古镇都是我的……不过，刚才分派官车，我看穷小子们情形不对劲儿，怕是明天不会顺当。”

“哟，连几个穷光蛋都治不了，还当啥村长呀！是不是恺林？”

随着一阵娇声浪气，从内室里走出两个女人来。前一个，三十余岁，身穿浅蓝色缎子旗袍，身材微胖，却不失其丰满袅娜，乳峰高耸，臀部浑圆；她瓜子脸，高颧骨，厚厚的胭脂掩不住鼻翼两侧点点雀斑。厚唇涂红，鲜若鸡血；这娇声浪气就是从这两叶唇片中挤出来的。她款款行至癩阎王身

边，一屁股坐到安乐椅扶手上，少半边屁股压住阎阎王的右臂。她身后，是一个面庞清秀而俏丽的女学生，淡眉蛾目，双唇含笑，穿一身合体的蓝色学生服。这二人是同胞姊妹。长者孙雅沛，是阎阎王的续弦。身后二十多岁的姑娘，是孙雅沛的妹妹孙雅泽。她稳步走到南窗下，轻轻地坐在木椅上。

“雅沛——雅泽！你们有何高见？”阎阎王抬起胖乎乎的手，拍了拍妻子的左腿，谄媚地笑着，却把余光送到妻妹的脸上。

“嘻嘻！”孙雅沛娇滴滴一笑，但那眼神却在阎恺林的脸上掠来掠去。她没说出什么来，倒是孙雅泽一面扫视着阎家父子，一面抑扬顿挫地说道：

“我初出茅庐，见识短浅。时局怎样变化，还不好谈。不过，国军在东北战场上屡屡失利，民主联军阵阵获胜，这形势令人担心啊！”

她偷瞥阎恺林一眼，急转话锋：

“作为一个女学生，对政治对军事我都无所追求，只恨这战事不断，不能让我继续求学了。我不想发财，也不想作官，只求姐夫在镇里给我谋个差使、或者……”

她把目光从阎阎王的脸上滑到阎恺林的脸上，微笑着说下去：

“阎营长刚才说的那个一五一厂，不知道是否出缺？比如当个文书，打打字，抄抄写写，我还可以胜任。”

“好！好！有抱负！”阎阎王振作起精神，“雅泽实可堪称巾帼英雄！”

“姐夫，谈何抱负，过奖了，只求栖身之所罢了。”孙雅泽淡淡一笑，脸上掠过不易察觉的轻蔑。“战乱荒年，女人

有何作为？你们是堂堂男子大丈夫，怀有雄心壮志，深明世事，洞察是非，总不会因小失大，鼠目寸光吧。”

听了最后这句话，阎阎王顿觉索然无味，阎恺林却急忙转过头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年轻的姨妈，一面窥伺她的神态，一面玩味她话中的含意，觉得这个自称从省城某高等学府肄业的女学生无论从风度上、言语上都与众不同，似乎隐藏着某些不可捉摸的东西。但是，更多地则是被她的美貌所吸引，被她犀利的话锋所刺痛。他眨了眨眼，真想顶撞几句，可是想到她毕竟年轻，又是初次见面，尚有对长辈的尊敬，只好把恼怒化为笑容，装出毫不介意的样子。

“我相信，蒋委员长的智谋和美国现代化的装备，一定能扭转目前暂时失利的战局。”他吸一口烟，挑着扫帚眉，显出不可一世的样子。“作为一个军人，我当然是全力以赴，不成功便成仁，以此效忠党国。至于您——”他向孙雅泽斜了一眼，笑着说：“您的忠告是可贵的，我已铭刻在心。可对自己，未免太自弃了。就老姨的品德、才华和……”

他差一点要说出那“美貌”二字，觉得实在欠妥，又不紧不慢地说下去：“……和身份，作校长和书记官是满称职的。也可在政府机关干一番事业，定会轰轰烈烈，大有作为。”

“承您过奖，深感惶愧。”孙雅泽似乎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脸颊上却透出隐隐的愠怒。她轻轻地咬了咬嘴唇。尽管，这是瞬间即逝的微妙变化，却被阎恺林——看在了眼里。他心头陡然一震，暗自问道：

“她到底是什么人？”

正值他眯着绿豆眼睛，沉思默想，脑子里画着问号的时

候，忽然西间屋里传来嚤嚤啜泣之声。屋里的四个人一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正诧异间，只见谢二拉摇摇摆摆走进来，劈头说道：

“荣珍这孩子，太不懂事。一个穷娘家，有啥看的。看不看怎的，你爹妈还不是那个熊德行，一点亲戚味都没有！”

除孙雅泽外，三个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阎恺林忿忿地说道：

“贱女人，偏不让她回娘家！从此这门穷亲戚算断了！”

“我看，都是你惯的。就象八辈子没娶过老婆似的，整这么个丧门星来。”孙雅沛酸不溜丢地睨了阎恺林一眼，两片嘴唇一撇，“就图希她脸蛋好看呗！”

“噢！荣珍她……不能让她回娘家去。”瘸阎王附和着。

孙雅泽明白了，望了四个人一眼，听了听隐隐约约、断断续续的哭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起身向西间屋走去。

勤务兵肖林象拖死狗一样，把烂醉如泥的阎恺林架进

4. 吉普车，靠在后排座上，关严车门，自己才喘了一口

气，打开前车门，命令司机老马开车。一缕昏黄的灯光，射在村中的土路上，吉普车向镇里驰去。肖林回头看看阎恺林，见他斜仰在靠背上，歪着头，紧闭着眼，脸象冷风吹过的冻萝卜，红中泛紫。嘴角上流下一条涎水，活象误食了野鸡药的癞狗。叫人看了恶心。他不由得吐了一口气，回过头来目视路面。

吉普车飞驰着，掠过路旁黑黝黝的树木、庄稼，越过镇北的小河旁，爬上了弓形土桥。突然，车灯里出现一张环眼怒视的面孔和一支喷火的枪口，“啪啪”两声，车灯灭了，司

机一声惨叫，汽车栽进河里去，抛锚了。肖林一脚踢开车门端平了冲锋枪，一排子弹扫出去，眼见黑影摔倒，他却不忍扑过去，耳边又响起了枪声。他觉得右臂一麻，便跌坐在河水中，知道自己负伤了。他立刻感到浑身无力，冲锋枪从手中脱落。

“兔崽子！敢来行刺！”阎恺林被枪声惊醒，他从后门爬出来，掏出二十响，“哗哗哗”，盲目地打了几枪，只见十几步远处，两个人架着一个粗大的黑影，向这里猛射几枪，钻进黑夜中的林子里。仰坐在河中的肖林抬起身子，看着远去的三条黑影，觉得其中一个非常熟悉，心里想道：莫非是区委杨书记？

肖林猜的不错：这三个人中真有杨茂同。

今天上午，杨茂同眼见阎恺林带着队伍进驻古镇后，心中十分不安。没有接到上级指示，不知道敌人此行的目的，也没想好对策。于是他想立即召开区委会，但考虑到是大白天，人多眼杂，不方便，便决定天黑之后到镇里张振发家开会。掌灯前后，几名区委委员陆续来到张家肉铺，不料张振发却不在家。问他十六岁的弟弟张振强，说是晚饭时哥哥喝了几盅酒，黄昏时便悄悄地出去了。

“带枪没有？”杨茂同急切地问，两眼直盯着张振强。

“带了，我看他还往枪里装子弹了呢。”张振强答道。

杨茂同不敢怠慢，嘱咐张振强好好看家，便同五名区委委员分成两股，分头去找猛张飞张振发。大伙猜想，张振发这个莽汉子，嫉恶如仇，准是因为阎恺林杀害了县大队的两名同志，心里压不住火，借着酒劲儿找阎恺林算账去了。这个莽汉，办事考虑不周，容易闯祸。杨茂同的心急得火烧火

燎。他和另一名区委委员杨兴国，出了镇北门，直奔河西村。没走多远，隐约听见汽车的马达声，猜想是阎恺林从他爹那灌了猫尿回来了，两个人加快了脚步。距河边还有十几步远时，吉普车已经开到了桥上，猛然从黑暗中跳出一个身影接着是一阵枪响。

“快！”杨茂同从身影上认出了拦路劫车的人正是张振发，便猛跑过去。正赶上张振发左腿受伤摔倒，两个人便架着他的胳膊钻进树林里。

三个人一口气跑进镇东头路北一家铺子里，这是张振发的家，也是镇上赫赫有名的猛张飞肉铺。他们不敢从正门进院，悄手蹑脚绕到后院，从便门钻进来。另三名区委委员已经回来了，他们听到了街北的枪声，知道发生了情况，想去探看虚实，又怕杨茂同回来见不到同志们着急。此时，见杨茂同和张振发都回来了，一个个才松了一口气。

张振发被按倒在土炕的行李上，左腿血糊糊的。杨茂同叫张振强找来纱布，舀来水，洗去血迹，给张振发的左腿小腿包扎好，并叫张振发换了衣服。一切处理妥贴了，才宣布开会。

“今晚上开会主要两个内容：一是批评张振发同志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二是研究下一步工作，主要是……”

咚！咚！咚！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杨茂同的话，屋里六个人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儿，张振发伸手去被子底下摸枪。这时，在后院放哨的张振强跑进屋来。

“不要慌！不会是敌人。小强，你绕到前院去看看。”杨茂同说着，推了张振强一把。